

甘肅新通志卷之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令 檄 奏疏 議 論 書 傳 序

說 箴 銘 附神道碑 墓志銘 贊 頌 題跋 碑記 附金石

文 賦 詩 詞 著書目錄

史有藝文志作志者倣之第為甘省志藝文則但取有關甘省者  
纂入無或遺亦無或濫也舊志謂甘省自羲皇畫卦肇啟文明千  
古文章孰大於是信哉唐虞夏商之文不概見可見者惟禹貢雍  
州所敘述周封非子車鄰駟鐵實繫秦風此皆無待敷陳者自漢  
迄今作者如林矣若逐一登錄則美不勝收今舉文字之有關掌  
故可以考見山川形勝及時事因革者散注各條之下其無可附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一

麗者則仍以藝文統之至先正著述亦第條紀卷數列為目錄兼  
注明籍貫俾覽者得以詳焉志藝文第九

詔敕

周孝王封非子于秦

非子惡來革之後居犬邱好馬善養息之王使  
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分土為附庸邑

之秦曰 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曰  
嬴今其後亦為朕息馬其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漢文帝遺單于書

文帝初匈奴通使往來單于書至廷議與和親  
便前六年遺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郎中係虜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  
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  
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己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  
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單于和親詔文  
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後二年匈奴和親下詔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  
或不甯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大久結難連兵  
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大久結難連兵  
中外之國將何以自甯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  
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之命和親已定  
始於又遺單于書二年又遺書單于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後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  
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  
其趨取之利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  
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闔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蘖金帛綿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及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棄  
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  
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  
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  
泥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  
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宣帝讓趙充國敕**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人當獲  
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  
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夷皆當  
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甯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  
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  
泉侯奉世將嫗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  
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夷聞東方北方  
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五瓦解者已詔中  
郎將卬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

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  
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賜趙充國

詔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  
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

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  
元帝勞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七月西羌  
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

擊之八月益發兵六萬餘人拜任千秋奮武將軍助焉奉世上言  
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於是勞以璽書且讓之

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討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  
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

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  
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

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飲飛穀者羽林孤兒  
及呼速參擊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

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  
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後漢光武帝報隗囂書

時陳倉人呂鮪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  
佐馮異擊走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慕

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驚馬鉛刀不可強扶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

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三公孫之兵北  
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

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  
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

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

解構 賜隗囂書  
囂使王元行巡侵三輔馮異等擊破之囂乃上疏  
之言 謝有司以其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復使來

歛至汧賜之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

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  
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

勿 賜寶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  
報 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公道途隔塞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  
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  
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  
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  
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 **報竇融詔** 每追念外屬  
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報竇融詔** 孝景皇帝出  
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  
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  
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  
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愨誠孰能若此豈其  
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閒離之說  
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  
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  
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令當悉西將軍其抗厲  
威武以 **報竇融求代詔**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 **勅岑**  
應期會 **彭** 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上邽

彭而東歸因勅之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 **賜馮異璽書** 隗囂死其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  
一發兵頭鬚為白 **述** 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四

天水太守事攻匡等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 **明帝詔** 時燒何豪有  
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嚮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  
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

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明帝憐之乃下詔云 昔桓公伐戎  
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

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  
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

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 **順帝地震遣官太**  
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

**守行惠詔**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 詔曰隴西漢陽張掖武威  
都自去年九月己未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

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罹咎歎息 **竇太后臨朝**  
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褒段熲詔** 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類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  
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

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  
甚嘉之須東羌盡定並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

郎中敕中藏府調金 錢綵物增助軍費

季漢昭烈帝封馬超糜鄉侯策

章武元年超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糜鄉侯策朕以不德獲繼至

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祐以對於天下

宋文帝褒贈姜道盛詔

元嘉二十年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效臨陣能清近先

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於懷

褒郭啟弋詔

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啟弋命虜

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奉公靡懈私餽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受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

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

順帝封楊文度詔

時文宏伐仇池破戎兵於蘭皋昇明元年賜詔曰茂賞有章

實昭國度酬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武都王楊文度門承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宏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甲稜百頃席卷蘭皋功烈之美並足嘉歎以酬勳緒

周武帝幸李賢第詔

武帝之在襁褓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處賢家六載乃還宮至是帝西巡幸賢第下此詔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五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

隋高祖報李穆詔

穆字顯慶隴西成紀人官大佐輔并州總管開皇初拜太師一門貴盛無比穆上表乞骸骨優詔報

之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賜李穆詔

始穆居并州輸心高祖奉金帶勸進開皇時深見委信賜以斯詔器宇宏深風猷暇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帥臣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綱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宏道示崇年德自今以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唐代宗授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

勅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則軍國之務中外

一體自華陽而西至於隴坂涉河之右兼控五原總三將之師專  
萬里之寄詰禁經武宜有統制憂邊謀思深仗輔臣仍充南道通  
和吐蕃秦隴臨洮已來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涼國公李抱玉文  
以經邦德以鎮俗孝友忠信人之模表禮樂刑政朝之訓式以道  
匡朕永升大猷參聽斷之可否載清淨以甯一兼委戎旅屏於方  
夏知謀變化潛令神明將校悅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鈴之外功成  
戰伐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庇人之績冠旂常彝鼎之  
銘顧以國之憑倚久任憂患兵車之半悉以咨之當不憚煩以時  
鎮定也可兼充山南西道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判梁州事  
隴右懷鄭澤潞等使如故充山南西道河西隴右等道副元帥德

**宗褒李晟馬燧等詔**  
李晟字良器臨潭人徙咸甯貞元三年德宗以晟  
燧城有大功下詔褒之命圖其像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埽隋  
季荒蕪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  
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  
四方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  
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  
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  
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  
時有如郭子儀埽除氛祲今顧晟等保甯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  
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况念功紀德文祖  
所爲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次

**以李晟爲司徒兼中書令制**  
制曰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嶽降

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  
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勦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  
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  
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神策軍節度鄜坊等處管內觀察處置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  
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沈肅有勇堅明能斷聞  
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於衷義形於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  
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  
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胄率先啟  
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甯復皇都宗廟載安  
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  
輔建於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民而敬敷五教用疇井賦  
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仍以  
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仍以彰元勳

以李晟為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制曰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

憂邊見稱故方嶽克甯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  
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  
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  
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  
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  
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  
板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凶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  
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  
俗雅尚恬曠搗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互抵於  
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  
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子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  
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  
度營田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宋太祖賜吐蕃尚波干勅書

建隆二年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以聞乃以吳延祚為雄

武軍節度齎勅書代防安輯之朝廷制置邊防撫甯部落務令  
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七

在番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殺傷軍人近得高防  
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  
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延祚往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  
歸本州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干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

太宗詔秦州

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故有是詔秦州內屬三族等傾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

底甯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疆豈朕信  
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釁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剝吏即  
捕治真之於法不須以聞後又來寇  
巡檢劉崇讓梟其帥王泥豬首以徇  
神宗封靈源侯勅門下省牒

元豐四年二月六日秦州牒封送到中書門下牒太常禮院奏准  
中書批送下左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  
羅拯奏勸會本路州府自春以來愆少雨澤尋差官徧詣秦州界  
祠宇多方祈禱終無顯應夏麥無望民情不安臣訪聞秦州天水  
縣界有太祖山秋水自來鄰近州縣每遇亢旱於本處迎取秋水  
多有感應遂齋戒差衙職往彼迎到秋水於四月二日到州設位  
致祭早晚與僚屬祈禱只於當日晚降雨至四日已後相繼大雨  
至七日方止約深二尺以上節次具本路州府狀申並是當月初  
四日已後相繼雨澤沾足夏麥亦救及分數秋禾並已立苗豐稔  
有望民心安帖臣尋下天水縣詢問父老多稱其太祖山在秦鳳

成三州界首其山比衆山最高峰巒秀出其山半大石巖下有湫泉一所水流涓涓不絕及有風穴透徹山頂時有霧氣每遇天旱遠近之人多來迎取其水前後屢有感應一方之人有所尊仰臣再三體訪委是詣實伏望特賜詳酌指揮封一爵號所貴一方之人永久尊奉候勅旨狀前批送院者當院看詳太祖山湫泉廟雖圖經不載入緣祈禱有應合封爵號伏祈朝廷詳酌指揮候勅旨秦州湫泉廟時奉勅古者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邀福以利于己也蓋神功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瞻言靈祠莫彼邦域比因早暵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答疏爵錫號顯揚神庥宜特封靈源侯牒至准勅故牒元豐三年十二月牒大中大夫參知政事章大郎平章事王元豐年九月日

### 恤民詔

四年二月聞

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元豐年九月日

### 西夏李仁孝黑河建橋敕

敕鎮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

鳳等路提舉司速條具以聞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八

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哀愍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佑之所致也今朕載啟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家邦則豈惟上契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願也諸神鑒之勿替朕命

### 金章宗賜承裕詔

詔承裕曰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

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

### 封吳曦詔

泰和

六年宋吳曦遣諸將與完顏綱相拒帝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乃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泊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胄大師遂荒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屬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

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於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讐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

### 明太祖定天下詔

太祖既取天下因論經略次第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

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

九

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

賜朶爾

### 只失結勅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之士皆待之以禮授之以官使其來庭朕用嘉之今開設西甯衛特命爾為之佐爾尚思盡乃心撫其部眾謹守法度以安疆土庶副朕委任之意可宣武將軍西甯衛指揮使司

武六年正月勅

### 招降元都督李思齊書

皇帝朱書付總理全陝

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意竟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眾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

足下初入其地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尙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令

魏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

既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

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晉北涼沮渠蒙遜求言令

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

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勸農令孤以虛薄猥忝時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戡蕩羣孽致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

條務盡地利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詔敕令

十

西涼李暠誠諸子令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

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罰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自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謙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泣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檄

漢隗囂移郡國檄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

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  
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  
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  
瑞獻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  
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  
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  
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  
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  
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  
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邱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  
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  
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醢醢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  
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窶泣市道設為  
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  
賄莫敢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  
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檄

十一

東摘濺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  
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孺流離係虜此其  
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法於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  
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囊  
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明王扶朱請兵檄

國步多艱人心叵測自中原敗績長安失守河防  
復爾弛禦遂使萬餘賊兵逃將假援聲勢誘莊涼

奸弁順降長驅大進將我太祖三百年創關封疆輕於一擲列聖  
十七世生成高厚付之流水目時顛危傷心痛骨真有萬難容忍  
而不奮然思擊者與此時人情洶洶厲無一血性男子為地方砥  
柱扶朱不得已釋服衣戎倡明大義激厲同志鄉紳若而人衿弁  
若而人軍民商賈若而人齊赴關聖廟歃血盟神捐金享士合力  
共圖戰守必不肯開門揖盜致么麼得志於旦夕也所憚然公患  
者鎮番孤援寡助餉匱兵虛萬一曠日持久勢窮力竭一城之死  
不足惜倘處風驚土崩瓦解蒼生化為白骨五服梗治一方天

顏日遠荼毒日甚是臣子所忍言乎不忍言乎伏乞撫鎮道三大人秉蹇蹇之義念切同仇躬督大兵迎敵於前飛檄西甯道借祁李士兵截其歸路扶朱等率勇往壯士三千直扼其項叛逆雖強必不能撞關衝壁免釜中之魚肉也若緩此不圖機失一朝恨貽千古生不為名臣死不為上鬼試思今日之身家竟屬誰人之僕妾

### 奏疏上

### 周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

則無震是故周文王之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賅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檄 奏疏上

十一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主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其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任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率舊德而終守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 仲山甫諫料民太原

宣王伐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績於千畝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禁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而又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王卒料之

### 秦子嬰論救蒙氏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

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

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蒙恬對使者兵三十餘萬身雖囚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

### 漢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

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二

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中木蒙龍支葉茂接此此長戟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扶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扶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

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能勞  
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  
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技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  
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  
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  
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  
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趙充國備羌對**  
以羌人所以易制者  
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  
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元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  
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四

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  
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  
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  
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  
及未然而**辛武賢請擊罕开疏**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  
爲之備

之册今夷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久屯兵在武威張掖酒  
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  
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夷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  
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夷其畜產夷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  
之大兵仍出

趙充國陳兵利害疏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  
夷必震壞

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  
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  
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  
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  
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  
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  
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其利唯陛下裁察

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敗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五

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下裁許

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膏月而望羌虜瓦解前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歷霜露疾疫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

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  
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復上屯田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

故多算勝少算先

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刈莫須又  
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  
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晷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  
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  
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  
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土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  
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  
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六

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  
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  
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  
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  
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  
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谷永訟陳湯

疏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  
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鄧支之無道閔王  
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屠三重城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  
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  
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  
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  
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下忽於鼓擊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 訟馮奉世疏

前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杜欽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鄧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疏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七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 何武薦辛慶忌疏

折衝厭難勝于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

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  
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  
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  
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上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  
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 **辛慶忌救朱雲奏** 成帝元延元年故槐  
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馬劍斷佞臣張禹頭以厲其餘上大怒御史將雲下左將軍辛慶  
忌免冠叩頭流血伏殿下奏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  
其言非固當容之  
敢以死爭帝意解**

### 後漢竇融遣弟友上書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  
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

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  
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融雖無識猶  
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  
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  
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 **請伐**

### 隗囂書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然計且不戰囂將高  
峻之屬皆以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八

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  
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造  
用首尾相資囂勢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反生遲  
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  
哀憐 **馬援願陳滅隗囂疏**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

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  
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  
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  
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  
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  
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 來歙請伐蜀書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  
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

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  
也 **自書表**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

見歙因伏悲鳴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  
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啼泣乎刃雖

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戒歛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臣奉職不稱以爲朝  
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察  
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使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  
聞大驚省 **梁統諫輕刑疏**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  
書攬涕 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更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  
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  
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  
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  
暴平蕩天下約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柔克遭世康平惟除  
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  
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  
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  
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月淺聽斷尙  
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伏惟陛  
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  
微之軌回神明考察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  
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班彪上復護羌校尉**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十九

**疏**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  
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  
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  
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 **曹鳳上和帝處羌**

**奏** 西羌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記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  
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  
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  
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  
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阻親屬離叛  
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

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  
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 **班**  
**超請兵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  
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  
之一耳臣伏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  
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

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戾自  
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  
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  
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  
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  
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  
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  
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  
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  
萬年之觴薦勳祖 **班昭上書請兄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  
廟布大喜於天下 超 妾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  
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超之始出志捐  
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  
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  
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  
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  
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  
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  
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二十一

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  
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  
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勾超餘年一得生  
還復見闕廷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  
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  
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  
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  
觸犯 **陳忠論西域當救疏**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寤  
忌諱 **陳忠論西域當救疏** 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

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  
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  
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  
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  
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  
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  
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邨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虞翊復三郡疏臣聞子孫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甯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立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二十一

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攬討卽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愿愛財省嗇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皇甫規對策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攘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竝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

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  
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  
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  
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  
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  
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  
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  
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  
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  
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不勝至誠沒死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齒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陳自再求自効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  
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一二一

就滅太山暑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  
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  
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  
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  
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自訟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  
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  
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  
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  
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  
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  
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謔讟云  
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  
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  
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  
何罪負義違理乎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  
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

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  
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  
段頰對東討方略疏  
臣伏見先零東  
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躡跡久  
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  
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  
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  
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拆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  
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  
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  
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  
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  
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甯無期臣庶竭驚劣  
伏待 節度 傳燮治內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  
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  
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  
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二十二

角鼻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  
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  
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  
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  
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  
言國之  
福也

季漢蔣琬上後帝疏

琬以書佐隨先主入蜀丞相亮付以後事以亮

上庸會疾動與費禕姜維計議上疏云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  
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  
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  
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  
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  
長短以為事者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  
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起之不難  
魏雍州刺史張既復文帝奏  
曰金城郡昔為韓遂亂戶不  
滿五百則

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  
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恤以  
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卒  
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孝節遭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按則  
蘇則也試守金城郡有功文帝欲加爵邑令問既故既復奏如是

### 晉張駿請討石季龍李期疏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

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  
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  
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  
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  
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  
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嗚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  
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  
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  
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  
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  
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  
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于一旅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二十四

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  
騎吞噬遺羯在于掌握哉願陛下敷宏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鑿  
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張氏諫苻堅伐晉疏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

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  
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  
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  
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  
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  
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噪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  
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 沮渠

### 蒙遜上晉主表

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

臣雖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  
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  
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  
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  
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  
下據全楚之地擁荆益之銳而可宴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

北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

### 宋傅隆禮論表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

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榦故聞人二戴俱事後蒼俄已分異盧植鄭元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元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報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二十五

### 元魏刁雍請造船運穀疏

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

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日返運迭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請造城儲穀疏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廢田請造城儲穀疏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源賀請寬刑疏臣聞人之所寶莫實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

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  
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  
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  
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日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  
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  
**李冲諫戍南鄭疏**  
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係戀敢上瞽言惟加裁察  
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  
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  
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  
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  
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  
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  
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  
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  
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黎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  
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  
守西蕃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  
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二十六

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

皮豹子論秦隴兵事表

豹子秦

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  
雍五州諸軍鎮守仇池既有濁水斧山之捷遂取楊文德葭蘆城  
宋復令文德圍武都豹子取馬祁山文德回軍入覆津宋為增兵  
益將令白水送糧武興運粟豹子上此表 義隆增兵運糧尅必  
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惟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  
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之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未有代期衣糧  
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  
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  
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用馬為  
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句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少諸  
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  
其語回趨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  
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  
有大損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  
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  
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  
對賊壘須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  
湯池無糧不守仇池之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知云何  
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運祁山臣隨迎致表上詔高平鎮將

率騎二千赴之  
道成等果退  
李苗上明帝書  
魏書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

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懦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郡妖  
自散  
辛雄請重守令疏  
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惜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取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入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兄死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檠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厭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疆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暨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暑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 唐陳子昂上諫武后疏

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強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

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惟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二十七

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思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右諸番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誠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恤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西躡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繁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北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逞士已枵腹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收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由甘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一二十八

涼土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後吐番敢大人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

郭震覘西虜疏

利或生害害

所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蕃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

權

德輿劾裴延齡疏

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

於初羣情衆口喧於朝市不敢自煩聖聽今謹畧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爲賸利以爲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

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言何不以前收賸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受任以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為國惜費自宜更示優獎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采羣議正拜以來為黨共有讐嫉陛下亦宜稍回聖鑒俯察羣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辜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 宋張齊賢上備邊疏

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

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陷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二十九

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眾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

### 上靈州事宜疏

靈州斗絕一隅當鎮

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巧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莫若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甯卻歸舊貫然後從蕃漢之兵乘  
上經制西邊疏  
臣在先朝常憂靈夏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

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州界八部蕃酋又脇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泊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阻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連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曹瑋論立遵求號贊普奏贊普可汗號也立望委大臣經制其事王堯臣論賊情疏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有求漸不可制

王堯臣論賊情疏

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士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戍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

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為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

范仲淹論西事劄子

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

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

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入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原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閒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

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敵騎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擊難制之敵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上官均論西夏請地疏先王之破敵者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皆地皆控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李師中議築渭涇兩城奏師中時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王韶欲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未有不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一

者如此張詵追訟范祥立古渭砦奏皇祐中祥以轉運副使領秦州

熙甯中既平洮岷以古渭為通遠軍詵時權運副奏理其冤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恤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奏上詔贈祥祕書錄一子未官者

### 元廉希憲明史天澤被誣疏

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

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 明聊讓應詔直陳疏

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汚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

涸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宜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

陽也小人陰也近日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朝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過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侈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諡法恐人議己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豈敢有顧忌不言者哉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之

楊一清上存留守城官軍

防虜疏

據守備蘭州都指揮張愷呈奉甘肅鎮巡等官奏准秦州

兵之權宜今固靖已無聲息前項官軍仍該發回備禦等因照得蘭州地方軍民原額納糧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里極臨虜境漫通賊路虜從紅城子鎖罕秃等處出沒為患實為緊關喉襟要害重地本城緣無冬夏防禦軍馬先蒙總制尚書秦紘存留固原防守甘蘭二衛原調去甘涼備禦軍餘李勤等一千二百九十員名準兌甘蘭二衛海兒陳讓等馬匹騎操就在蘭州按伏冬夏常川防禦為便具呈到臣看得蘭州黃河以北俱係本州衛軍民徵納民屯糧草地土達賊乘虛遞年俱從甯夏中衛涼州莊浪墩空竊伏本州紅柳灘等處地方侵擾本處無軍截殺以此尚書秦紘奏留官軍防守况固靖等處地方若河套無賊止是備冬惟蘭州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一

士多在河外賊寇出沒無時四時皆當防禦與甘涼等處事體不異查得本處甘蘭二衛官軍止存守墩把河橋等夜不收共三百五十七員名別無食糧騎操正軍其屯田軍餘例該遇冬操練方支行糧春暖方放回農糧種辦納糧草且本州內有宗室外多商販人烟輳集畜產蕃盛比之他處不同相離虜人蹂躪之地止隔黃河一水去年虜騎在於鹽場堡大岔溝等處搶掠直薄東金城關尚書秦紘聞警遽調遊擊楊敬等前來策應我軍既集賊已遯去徒費芻糧緩不及事師旅既還警報復至倘黠虜窺探知我無備糾合突至河岸拒我城門斷我河橋分散鈔掠蘭金安會等州縣所傷必多此豈待冰橋結凍而後入哉河北鹽場堡離河橋五里定火城去河七十餘里俱係賊人出沒緊關去處若得官軍在彼按伏以逸待勞庶可遏其深入如蒙乞勅該部議處合無將甘肅原奏掣內官軍除秦平等衛七百餘員名照舊存留本處地方聽守備官提調常川操守遇有賊寇侵犯即便督率渡河相機截殺趁今四五月閒量起軍民人夫修築定火城及添築沿邊隘口空缺去處墩臺待修理完備將前項官軍內八百員名分為兩班選擇驍勇指揮一員管領於定火城按伏餘四百員名亦分兩班委員管領於鹽場堡按伏至河凍時月再將陝西備冬官軍撥前去協力守冬修蓋倉廩將原派本州倉夏秋稅糧馬草並招商糴買糧料草束量撥在彼收積支用如此則虜騎無自而入豈徒

蘭州并腹裏臨鞏地方倚以爲重而莊浪紅城子一帶聲息應援亦有所資其甘肅一鎮不爲無補前項事情臣屢嘗親歷廣詢博訪得之最眞者今受命經略若復不憫人窮恤人言以昭聖德疏

言他日誤事罪將焉追疏上報可  
臣近者被召赴京途聞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焉陝西之民貧困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尙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陳察等在陝西則總督王憲巡撫王憲巡按郭登庸等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上回天聽臣則又有隱憂竊念人心所存卽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侔也臣除仍將原票封進外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鞦韆衣之類旣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恐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誤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宏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閒一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三

舉行民不重困我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任其怨向惟天啟聖衷埽黜弊政羣姦伏辜地方始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使陛下所遣內臣縱是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蘭州此地近遭虜患又值年荒見金銀每錢只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其地密邇虜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虜耳且羊絨本庶民賤者之服非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之徒造爲織金妝花之麗五采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金一疋價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是聖明亦偶未之思耳臣伏望陛下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王取回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地方可保無虞矣

彭澤上陳言邊務疏

臣竊照見甘肅地方雖云北控番衆然惟也七克怯瓦刺二落在北耳其套部大衆如小王子等並近年阿爾禿斯亦卜刺等賊之巢穴則皆在甯夏之賀蘭山迤東也七克怯瓦刺二種久不犯邊甘涼一帶近邊爲患之賊皆自東而西者先年分守涼州副總兵趙英撥有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在東而西者先年分守涼州副總兵守莊浪參將魯鑑撥有官軍五百員名在於速罕秃等堡按伏蓋

套部欲犯中衛靖虜蘭州莊浪地方先擁衆至迤北大松山等處  
住牧哨探我邊虛實由扒里扒沙等處入寇此處有備自足捍禦  
不至大挫後成化間副總兵李寬劉晟等威名俱出趙英魯鑑下  
一因挫衄遂稱各堡孤遠難守掣迴原設按伏官軍遂致百餘年  
以來將各該城堡墩臺軍士屯田盡棄境外築打小邊離城一二  
里者有之五七里者有之以致迤北套賊不拘多寡皆得侵入我  
境阻截大路搶殺人畜尙爾不知邊防之壤莫此爲甚臣乞及今  
兵糧頗集臨鞏甘蘭等衛備禦官軍應合上班套部正在草短馬  
瘦之際且總兵官徐謙原係趙英麾下參將魯經即魯鑑之孫備  
知其詳而各官忠義威名才畧勇敢頗能追配前修行令統領漢  
土官軍前去扒里扒沙速罕秃廝等堡親詣踏勘將原先按伏城  
堡墩臺計處停當趁時修築量撥官軍按伏防守如此則守禦得  
安而賊之出沒可以預知非惟莊浪地方可保

劉天和陳邊計疏

無虞而靖虜蘭州中衛等處皆不被擾害矣  
日訪得漢人歷年被驅掠在虜中者常數萬人每虜騎南牧近邊  
則脫身而歸然以守墩官軍殘忍貪功遇有到邊則僞舉火礮殺  
取首級冒報功次希圖陞賞是以來歸者尙少查得舊例遇有到  
邊鎮巡官查取姓名鄉貫差人伴送甯家夫彼皆中土良民我不  
能衛之保安致被掠彼不忘我冒死逃歸我不加恤又從而利  
其盜得之物此何理也切念先年曾因邊方缺軍懸賞招募每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四

一人給銀五兩能召及百人者陞一級其所召者多老弱逋囚之  
人然走回人口少小而去強壯而歸虜之伎倆知之稔矣其耐寒  
暑習戰鬪猶夫虜也以此赴敵所謂以虜禦虜也乃縱之使歸民  
伍謂之何哉近來各鎮將官亦有私蓄以備爪牙者緣未著爲令  
故所收者不多合無通行各該鎮巡官曉諭守墩官軍但有虜中  
走回人口隨即收送鎮巡官處時刻不許遲留除老弱婦女照舊  
伴送甯家其精壯男子及十四五歲幼童若係本鎮附近軍民俱  
倍加撫恤編入衛所與正軍一體食糧無妻者官爲娶妻無屋者  
官爲買屋發遊兵部下名爲先鋒軍每遇出戰用以當先使之躡  
躍呼譟以倡士氣先登陷陣以挫賊鋒虜中騎回馬匹有堪以出  
戰者官給時價收買不堪者聽其自行變賣收送墩軍夜不收仍  
給官銀三兩以塞其貪功妄殺之心其視用銀五兩召募不堪之  
人以耗邊餉似有閒矣若有貪功妄殺者下手之人抵命該管官  
知情者問發充軍仍行各該撫臣出給告示發各墩懸掛曉諭或  
別行召誘庶風聞塞外來歸者日衆每鎮各得千人以

嚴黨尹知府疏

吏科右給事中張萬紀一本爲姦貪有司冒改方

張萬紀劾

以裨聖化事昨該臣接到吏部一本缺官事內開管領民兵河南  
按察司僉事員缺推河間府知府尹耕堪以改補仍照四品俸級

服色支用等因具題奉旨是欽此臣一見不勝駭異以爲耕之負國殃民雖罷斥竄殛亦已晚矣尙可復居憲職以嫁禍於他方也耶夫耕本以梟雄狡獪之才素濟貪饕無恥之行適邁邊警屢告之會誤蒙廢棄錄用之恩自未用知州不數月間連陞疊轉以至兵部郎中不日又驟遷河間府知府履任以來招集軍馬六千供億煩苦迎春賽戲耗財千百括緲緲軍人罩甲撤公廨開教場造純銀甲盔製五龍燈冒破庫款三四萬兩威逼州縣賠補以至侵欺月糧之紙牘剋減驛遞之官價奸賊狼藉難以枚舉憤怨之聲誼盈道路大較耕之性恃豪橫而無仁恩喜虛誇而無實效善攀媚而多詭跡甯可使之一日居於民上者哉方今戎務孔棘聖心焦勞矧直隸乃畿輔之要地民兵悉烏合之士卒必得忠信明決之臣以訓練而撫馭之使民不告病軍不告勞地方允有賴矣今乃假耕以風紀之權轄耕以多方之衆其勢必攘奪刻剝前益肆猖狂絕無忌憚目下決無甯靜之時將來恐爲地方之憂伏望陛下俯念軍民之一體深軫休戚之相關大運乾斷將尹耕早賜罷黜重加究治仍勅該部別選賢能以代前項僉事職任庶奸慝知所震警積憤可以稍紓而於化理未必無裨補矣再照朝廷懸資格以待士其遷轉自有成規吏部持銓衡以論官其進退宜歸至當今該部之處尹耕也論其官則四品改五品矣論其俸級服色則仍舊矣不知有合於選法事例否耶臣詳該部之顯詞察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五

該部之微意不過以尹耕之在河間惡聲顯著物議沸騰欲黜之則無所憑據欲緩之則民命不堪故爲是不得已遷就之計以解河間之民之倒懸耳殊不思河間之咎亦難辭伏望皇上戒飭該部器尤當慎重顧其事涉率易要之咎亦難辭伏望皇上戒飭該部速行改正毋託酌量之說以

諫信用陶方士疏

一本爲正君心去

扶端拱事伏以大明御極正元凱得志之時神聖中天非異端擾亂之世恭惟陛下英敏乾斷凡大小臣工罔不凜然鎮靜臣紀職司禮曹近侍左右糾覈朝班文武循體度誠爲盛世之典禮不讓周官威儀不減漢廷令四海八夷觀視墀下莫不敬畏而欽心者誰敢橫亂大禮蔑視紀綱上而賴元老大臣匡佐正格君心之非下而藉六科十三道不時陳善閉邪明道正誼庶主上日就光明宗社萬年長久之計堯舜日景象今再見矣臣不勝幸甚何期妖風大起元臣逢迎蠱惑聖心引致妖道陶真人自東海入境一帶撫臣臺司咸以上賓優渥之禮過恭周旋臣一聞之不勝駭異急宜請奏以杜漸端妖道入京錦衣衛陸柄先爲之結識而元臣嚴嵩夏言交相迎援擅藏私宅每探計元術以希圖諷媚主上仰圖寵眷此二臣之本心致容妖人得以入禁垣五月朝惕旦夜神魂錯亂莫知所救今談及採補助養萬壽之基二臣左右盤旋投其所好復有建醮之舉糜費內帑自入禁垣五月朝

事不設諭者寒心念臣可任綱維關係非輕不敢諂遂主上以負  
所職陛下建設誠屈曲瀆天臣不忍觀故未敢隨班上香緣獲抗  
違之罪蒙廷杖既絕復蘇際此朝政壞亂之黃冠野服而炙污龍袞  
以冀肅清勢難緘口而惜蟻生據妖道之酷索都中良民幼童作  
老莊不根之語閉塞天聰乃至誘損皇上二元臣引援罪惡非細臣  
用無厭傷殘怨聲徹漢妖道為禍非杪二元臣引援罪惡非細臣  
聞聖主仁澤所以引年未聞殘虐之德陛下培壽之基也伏望陛下  
所好而取諸幼童非上帝好生之德陛下培壽之基也伏望陛下  
早歸乾清宮清心寡欲培養壽源臨朝肅政聽上帝之命令妖道  
復還東海令元臣各辦閣事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昔楊爵黜妖道  
放鄭聲遠佞人崇正闢邪扶持世教原非淺鮮况此時南北白蓮  
教大肆橫行撫臺等官謾不加意將來何所底止耶臣以為何隙  
竊發必有所以倡之者陛下宜  
**救楊忠愍疏**  
見一本為懇辦疑獄照  
加禁治挽人心而肅世道者也  
刑明正事臣紀一介草茅素性愚戇荷蒙皇恩掄選東省職司獻  
納惟日緘默萬無補報於廷陛雖司言責終為曠職實有愧於生  
平所學也先是冒昧陳情論劾貴黨不法等事荷蒙皇上再造宏  
仁聰明英斷以臣言為然痛解河間之倒懸臣自以為得計猖狂  
日夜感激為效死以報君前此臣之至願也惟今時事臣聞之五  
內若焚不敢不奏聞於陛下料陛下之直言又竊幸多矣竊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以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臣之同年進士也自少至壯所學忠誠  
激烈骨鯁家素寒微無銖鏹之積向條議馬政詞意激切矻矻正  
言亟攻時相當權竊操國柄發忠忿之氣盡臣子之職不意天心  
震怒謫狄道相當權典史狄道乃臣之故里臣備聞繼盛自謫後忠  
肝義膽起居食息不忘陛下高厚之仁益砥礪臣節蓋不辭卑官  
小職二載內再蒙皇上浩蕩宏恩拔起部臣繼盛感激益深奮志  
圖報矢心為國入京數日論元臣十惡等事又請引證御王之語  
云察繼盛之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明是非雷霆震怒  
之下必有繼盛之死諒翦元臣之惡一時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拏  
送鎮撫司打著問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柄議成交結親王事  
例竊以繼盛自狄道至京地有萬里御王以天子之子勢分懸隔  
繼盛以孤微部臣何由而交結耶念權奸一朝可肆四海是非公  
道難移伏望陛下明遠周察照徹奸迹憫念忠純罪誠六月飛霜  
目今禁獄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之  
冤或請例充為邊戍或原情發為編民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萬  
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倘以臣為黨護將臣處死萬不  
足惜恐傷陛下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况朝士多慨忠冤未伸權  
貴陷穽孤臣之由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劍遠佞為國非辯也  
**鄒應龍劾嚴世蕃父子疏**  
承竊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

禮也可謂至矣。爲世蕃者，臣不知宜如何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悉數其罪，謹擇其一。二：尤者，以瀆天聽，夫爵賞者，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於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羣兒爭啖一餅，然於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方，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宮兒呼之。士論囂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守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執，大臣多有面斥其罪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於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民而誰取乎？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七

奉彼之欲以償己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嵩等或令退休或加之顯戮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憾也題奉聖旨嵩致仕嚴世蕃併家人五名拏送鎮撫司著實打李元著實問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加吏禮二部議官來看

### 芳請存恤畿民疏

西 奏爲 壘 乞 天 恩 存 恤 畿 民 以 重 國 本 事 竊 念 臣 安 社 稷 之 功 未 嘗 不 掩 卷 而 歎 曰 大 丈 夫 當 如 此 爾 於 戲 此 臣 之 狂 所 不 自 揣 亦 臣 之 愚 所 不 自 棄 者 臣 既 僥 倖 陛 下 科 目 亦 有 志 求 舉 進 士 奈 親 老 家 貧 奪 形 役 於 芻 米 僕 貲 之 資 卒 之 年 齒 日 以 長 大 而 問 學 不 至 驚 人 入 趨 禮 試 俱 不 如 有 司 所 選 迺 就 吏 部 拜 陛 下 命 授 臣 宛 平 縣 知 縣 宛 平 處 陛 下 輦 轂 之 下 實 萬 方 朝 會 之 所 出 納 供 應 之 煩 監 臨 轄 制 之 衆 有 非 外 省 諸 府 州 所 可 彷彿 者 我 太 宗 文 皇 帝 痛 見 此 弊 選 天 下 高 貲 富 戶 一 千 二 百 戶 編 爲 十 二 廂 以 圖 填 實 其 後 年 月 日 久 人 漸 消 逃 至 成 化 間 止 存 六 十 七 戶 我 宣 宗 章 皇 帝 憫 念 畿 民 差 衆 免 派 均 徭 至 宏 治 九 年 知 縣 雷 子 堅 因 差 不 均 奏 討 編 審 當 時 在 冊 人 丁 尚 三 萬 有 零 今 臣 詳 查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八

冊內見在止有一萬二千五百丁夫以朝廷爲億兆觀望之宗王畿乃天下會聚之所衆星拱向之餘則絕裔窮荒固有所負而至者矣况以王畿之民而言逃匿於外臣雖言之殆亦陛下所不信者然不知有所以來之之道而莫之安有所以去之之幾而莫之留耳臣試言之願陛下亦留神而聽之且王都之所昔人謂之天府謂之玉京是何者蓋言其地高美而爲世之所貴而難居者耳况其間公侯接踵卿相連袂其間奇貨珍寶平原廣澤不得不折而入於家民窮財盡力不足以供陛下之差役又皆假以投充名色而巧爲脫免之計夫巨室重既浸漁民間之利而不應民間之差奸民計窮又假以巨室之名而不自應其差所餘當差人民率皆貲不足以利權臣人不足以充大家蓋石田木強之奴耳一有差役該司徵於該縣該縣徵於百姓督促不前率用刑苦有等不牧之官畏己坐無能不及之名皆勵其深嚴刻薄之法然不知朝廷一分在官之三分不足在官之三分民間之十分有餘若其完納之際亦甚難矣有司者於彼投奸避重之徒無可奈何惟於此而削取之削之又削曾不思民何以聊生也於戲此宛民之所以始苦耳臣見宛平之民每遇辦納努力用勤或有不力賣田賃居田居不給典妻鬻子甚至脫衣求蘇翦髮救厄貧窮促迫靡所不爲夫以賣田則骨肉之恩絕脫衣則祁寒暑雨之不恤剪髮則儷之義乖鬻子則骨肉之恩絕脫衣則祁寒暑雨之不恤剪髮則

匹首楚容之不恥當是時孤兒寡婦之哭聲顛連老弱之情狀誠  
足以變天地之精神減萬物之壽命者日月在上陛下獨未之聞  
與今之計雖勉強於上供甯可恃乎常算所謂絕袖長襟割肉補  
苟且之計雖勉強於上供甯可恃乎常算所謂絕袖長襟割肉補  
瘡者矣陛下甯不寒心於此哉當今執事之臣爲陛下計者不過  
曰以太祖洪恩固結於開國承家之初而列聖至仁鎮撫於重熙  
累洽之後今日之民固未敢自外於聖明而他所加足以威之而使苦民  
橫政之所出足以劫之而使貧嚴刑之所加足以威之而使苦民  
貧則禮義廉恥之心喪民苦則流離苟免之計生當此之時固有  
慈父不能保其子姣妻不能守其夫者矣况以至愚小民不皆有  
禮義廉恥之心不皆無流離苟且之志兼以西山一帶實盜賊萃  
聚之淵藪而皇陵接枕迺胡出沒之要路臣見今日之民苦於  
百役之徵求恨不卽死以免此耳倘或逃匿於王法不可順治之  
鄉而爲非常不良之作不惟虛耗天下之命脈搖動天下之根本  
而陛下輦轂之間至於如此其何以示四夷鎮外國耶伏惟皇上  
察民窮財盡之禍深念承流宣化之任重賜乾斷勉強曲從如  
臣後開條例採錄一行則雖置臣身首異處骨肉分折是以臣之  
肉爲生民之膏塗臣之血爲生民之霖雨固臣之大幸也倘或不  
察臣言不庸臣計則雖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徒足以增  
兒女子之羞耳實臣之所大恐也臣言及此豈不念臣父母垂白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三十九

在堂臣兒女孩呱呱在抱言出禍隨將至飄零流落之爲慘也但以  
臣生長於陛下天覆地載之中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內念今日冠  
裳爵祿之寵三十年裁成作養之恩竊恐大馬之軀先填溝壑臣  
爲尸位素餐之舉不以民之心爲心而危言極論不爲小民告則  
後之執政任事之臣復以臣之懼爲懼而鉗口緘舌不爲陛下聞  
臣雖死泉壤亦且恨恨倘蒙陛下察得臣言不謬勅下戶部查宛  
平見在人丁仍勅該司查宛平浮費多寡便宜酌處存恤免革則  
宛平之民可以安業而天邑之封可以鞏固臣知根本既治則萬  
葉流宣遐邇泱四夷服百福效靈嘉禾并臻天地和平人民壽育  
臣雖有愚蒙不肖之嗣亦得沐浴皇風而安享太平矣小臣幸甚  
下民幸甚臣謹以時政條例疏開於後惟陛下察而留意焉一  
曰賞勞各官羊酒臣聞爲國有不可惜之財民用有深可惜之端  
是何者惜之而不費則國事廢費之而不惜則民用窮二者之間  
要必費於其所當費而惜於其所不得不惜迺可爾且以陛下歲  
時賞勞各官羊酒乃國家馭下之洪恩獎忠賢之盛典此我祖宗  
鼓舞豪傑之微術而我皇上所以振作英雄之要樞是亦甚大事  
也奈何每有所用輒在本縣討取一年用銀不下三百兩夫受賞  
官員功在王室賞之固爲大義而宛平一縣民窮財盡恤之實以  
至仁竊恐天下立功報主之士無窮而宛平疲驚不前之民有限  
况以各官膏澤公溥於天下而皇恩賞勞獨出於宛平是遠方受

惠之民安享無虞而宛平供億之衆坐罹煩苦矣嗟皇天此獨  
非陛下之赤子乎伏望聖慈勅下禮部查議可否仍勅光祿寺一  
應支給則該司職分之供不爲無名而宛平焦蘇之民實亦有濟  
矣二曰冊封王府夫役先師孟軻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  
力役之征用其一則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  
嗚呼宛平之民今且百爲之用矣奈何不窮餓流離以至此極耶  
且宛平所屬地方皆從西山一帶其境至於山西蔚州接壤京邑  
城中原無居民雖有數十廂長里老人役皆足以供本縣本分差  
役之用耳夫何國家每遇冊封王府一應夫役俱來本縣本縣苦  
於無人應役率以銀兩雇覓折准共計每年所用不下二三百兩  
夫以宛平均徭原無此項名色一遇事來催促皆從里甲出辦然  
而宛平殘弊日以消耗而天潢宗派其麗不億竊惟宗枝遍慶乎  
多男皇恩四出於於封命卽以一人之役供此一出之應臣恐其數  
亦且不足矣况於一歲不減數十出一出不減數十兩於戲臣不  
知今日之民何如而不貧且盜也伏望聖慈俯察臣言勅下兵部  
便宜區處將此項夫役合大興縣遞運所撥送則投閑獨苦之弊  
均而弗食弗令之患免矣三日修齋河燈臣聞之記曰惟仁人爲  
能享帝於戲斯言也蓋有深見夫天心仁愛之意而言不仁之祭  
維神之所不享耳近日陛下修齋本所以達造化之洪恩祈民生  
之麗福甚大惠也然西湖所用河燈皆出本縣里甲夫河燈之用

其費不多但其器皿品具非民間中人之家所有者一經公用輒  
向太監官家典賃典賃人員如此物爲今日須索乃高索重價於  
有司所賃一錢之物反用十物之費若其器具閒或失落破敗甚  
至赤刑黑絞桎梏相凌煢煢小民瞻四顧其無懇號九重以自鳴  
况萬里之君門未易以遽達而寸衷之冤抑獨含於隱痛當此之  
時意斯冥冥之蒼天監此嗷嗷之黎庶悲憤悽愴之氣以動其好  
生不忍之誠臣固知炮龍烹鳳薦於前太羹元酒陳於列將至怵  
然傷心泫然酸鼻甚有投筓而不能食者矣臣知匹婦含冤三年  
亢旱匹夫懷恨六月飛霜蓋言小民哀怨之極足以傷天地之和  
也今陛下父天母地祈福降祥顧先結赤子之疾傷父母之心此  
所以醮祀益勤而災害屢見省躬益切而福澤未臻無乃民心有  
未悅故天意有不得乎伏望陛下法六事之責效桑林之禱將此  
河燈之費諒賜存恤便處勅下御用監自行辦置則小民負累之  
疾蘇而皇天穰穰之福達矣四曰皇妃墳祭臣聞之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心有不安斯見有所不忍耳故  
春秋桓公二年魯取宋鼎納於太廟先師孔子特書曰納宋儒臣  
傳之曰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若曰以周公忠誠篤棊之靈必不  
享草竊奸宄之賂云者今臣見皇妃以民間良家淑女選充陛下  
後宮夫陛下以聖人之德當天子之位當今九夷同風入蠻底治  
侯衛要荒之衆不懈於來王而高麗安南之主恐後於賓貢是中

原何由以得此哉良由陛下之天德格被無遺故天下之尊親無外也况以皇妃日近龍顏時炙聖化鈞陶於不識不知之中不知慈祥愷悌之性當何如者今每祭皇妃墳墓豬一口用柴銀一兩羊一隻用柴銀八錢共計一年所費不減三五兩然民間差徭原有定額辦出額外實為橫征但以該縣拘常例之征而不敢言百姓畏上官之法而不敢缺疾首蹙額只得盡力出辦或易之以妻妾或買之以男女以應有司之索以充祭祀之用自陛下墳蓋以皇妃同玉食萬方之分固小民職分之當然不知此豬羊墳柴之出皆由於小民妻妾男女之利是所殺之牲毛即所謂殺人之心乎况陛下恩眷皇妃無所不至今於昭享之間而庸其殘民之祀恐非所以存小民之命而康皇妃之心也伏望陛下勅下禮部詳議區處將此項銀兩於順天府支取庶皇妃安享於天下之奉而斯民永奠仁壽之域矣五日達官棺木嘗考書示柔遠易戒遐遺故周禮懷方氏之職外賓之至有慎人以修其道路有委人以豐其廩餼有館人以定其次舍是固所以待其來賓者如此之密且厚也况達官諸人有出谷遷喬之義有機伏隱微之託其與彼來庭之屬有不可同日語者故我朝舊例但遇達官病故恩賜棺木一付祖宗妙計豈不念供億之煩費用之廣哉蓋以諸夷有獨復反正之義我國家當盡其勞來獎勵之典推是心也不惟有以全死者之恩亦且有以勵生者之節不惟有以厚懷遠之仁亦且有以激四夷之惠不惟有以格九夷八蠻效順之心亦且有以奠宗社無虞之安篤小民不擾之祐者甚盛心也但以萬全之策不可以常算而獨累之苦有難於永圖臣竊謂陛下不可不為之慎處也且宛平例有病故達官一員該支棺木銀五兩每年所計不下三五百兩夫以宛平之民財臣已言之陛下已知之悉矣而此項所費將何從而出哉即使臣勉強用勞小民竭力出辦竊恐祖宗所以作法之神規皇上所以紹廣之聖慮有不如是之左且疏也凡陛下所以厚達官者為社稷蒼生計也今因彼既死之棺木而斲小民在生之命脈是猶賞禦盜之功而殺人以及宴之者耳陛下亦自思之可乎昔人之諫唐太宗者曰阿房成秦人散華章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又云以有限之農工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蓋言庸心於枝木而斲喪其根本也臣竊恐今日之事達官感恩四夷效順而宛平之民不得為子之去耶伏望陛下憐民財之既盡念根本之當存此項所出別為設取况以工部原係工作之司山西廠又木植之所合無將此達官棺木勅下該司令其支給此先正所謂天地自然之利而廣陛下不費之惠者也六日部屬科道書算阜隸夫以部屬分理庶務實為陛下之股肱科道糾察臣寮實為陛下之耳目凡其利有

當興害有當革固無不盡忠慮而為國家成永賴之圖者今臣之所見乃不然臣初到任時見前項諸人在本縣討取工食因錢兩無出乃以當年里甲當官繩去臣私令人察之驟一頭男女二口當賣飯店止充一飯本分工食分毫未算臣於此時欲具情上聞恐招當道上官之非欲將就苟容愧負陛下司牧之任臣鉗口安者且京邑為陛下根本腹心之地而知縣乃陛下承流宣化之官各官書算阜隸諸人率皆閭閻遊食無賴之奴耳今一假上官之威巨貽下官之辱一因肥家之計大肆厲民之蠹是不惟有以殘賊宛平民命之源且有以踐踏陛下冠冕之黨國家所以育賢才皇上所以勵士氣亦未必甘心於如此耶伏望陛下勅下該司將此項錢兩於九門條鈔內支給則有司得安業於官而百姓無橫取之害矣七日懷慶運麵車輛上古汙尊杯飲之時未之有酒逮夏禹時狄女作酒帝飲而美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於戲大哉皇言此固所以貽孫謀亦有以垂帝則也今陛下上用懷麵率皆宛平搬運夫以陛下為天下之父母而宛平為陛下之赤子臣言及此將有告白艱難而敢以投閑避困已哉蓋運麵之車惟出於有限之常而運麵之弊乃費於無經之算夫京師懷慶相去千有餘里每一車輛往來所費五六兩有奇共計一輛之費則一年不下二三出一出不下數十輛其費用之浩大可不再籌而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一

白矣但以道路之崎嶇風雨之間阻日積月久人馬羸疲一遭傾跌軸輟俱敗所載之麵既經損失小民畏陛下之法賣行李盡資費以補損失之數及至京師交割光祿人員運車諸役交歡相慶畧無難色此其心蓋以為陛下供矣然不知其實有大不然者臣嘗為舉人時求舉進士一至京師思觀天府之制私從光祿人員嘗至廚所但見積糶如邱壘棄酒如流濁汙穢敗不堪臭聞夫以轉輸之難至於如此而加以米漿之費造作之勞一旦棄置暴殄少不可惜是積糶之場小民之骨肉顛天而轉運之艱誰念棄酒之所小民之血腦塗地而包陪之苦誰知當國家富庶之時固不惜此彈丸之費然侈用之太過亦非所以崇節儉而防侈汰也伏望陛下親視察情形因言救弊將此運麵車輛勅下兵部責令沿途遞運所轉送仍勅該寺節儉省用毋得仍前妄費則宛平之民力可息而陛下之民財可省矣凡此七者事節非得於耳聞情狀實由於目擊但念臣才非則古志在準今欲陳一得之見不計萬死之圖懇祈皇帝陛下將臣所奏勅令科道衙門詳議可否使臣少有便己之圖仍乞終賜欺天之誅臣無任惓惓出一旦之命親齎本

郃光先虜部歸巢申飭善後事宜疏

竊惟陝西酋虜塞外

之後松山尙鮮虜蹤第今則非昔比賓兔台吉著力兔台吉炒哭兒台吉等延據大小松山父子兄弟種類日漸繁多頃因虜王俺

答假以佛西來套虜卜失免等糾合諸酋計與俺答舉兵圖逞  
俺答不與同讐率衆東返當此各虜還巢之期東奔西逐此乞彼  
求不免啟爭端而糜撫費合行申明議令各照原地原巢住牧各  
守本市不許往來別市地方無端乞求以長驕玩又蘭靖莊紅地  
方有等奸頑軍餘私竊邊外松山礦利潛入草地甚有甘爲虜使  
者若不嚴禁貽患非輕合無申明各邊隘口閭門處所嚴密盤詰  
蘭靖莊紅等處嚴禁礦徒如潛  
李汶埽空松山恢復疆土疏  
肅准  
放出邊該管官以縱容治罪  
撫田樂會稟據各守巡等道布政使霍鵬按察使梁雲龍等據委  
官同知龍膺等呈稱節蒙督撫檄行道鎮相機伐虜本年三月松  
酋阿赤兔等糾合套虜宰僧著力兔海虜永邵卜等入犯欲行闖  
邊過海各官軍堵截迎敵直擣黑馬圈河扒沙等處通共擒斬首  
級七百一十四名顛俘獲番虜黃金榜什等五百餘名口七月阿  
赤兔等欲圖報復仍糾海虜復行出犯過海各官兵堵擊槍箭射  
打死頭目卜打台吉等五名及散虜五十餘人各虜敗走退遯大  
小松山意欲詐求和款乘隙再犯蒙督撫會議移駐近地督兵齊  
出約集道將各統精銳於九月二十四日兩河齊發甘肅撫院與  
達總兵及莊浪等五道躬自出塞隨營調度仍委西甯同知龍膺  
等監軍督餉於二十五六等日官軍會集大小松山各虜瞭望大  
兵齊出俱各遠遯遂令諸將搜山各番虜逃竄不及者俱棄戈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二

服督撫嚴禁殺害悉令收俘總計五道共斬首級四顆生擒活虜  
二名俘獲番虜八百八十名口馬駝贏牛羊一千五百餘匹頭及  
審生擒俘獲俱稱宰僧著力兔因前七月戰敗恐大兵復出近已  
陸續歸套阿赤兔與寶妻母子原在小松山尾後尙欲差人求款  
近聞大兵齊出晝夜逃遯沙窩及賀蘭山後去路已遠勢難窮追  
督撫復督鎮道及將領東至黃河西距涼莊南抵蘭靖北出蘆塘  
湖甯夏接界等處凡遇深山茂林徧行搜捕格鬪者誅降服者宥  
絕無一虜復令蘭州營參將閻逢時等率兵從鹽場堡出境搜至  
地名插機灘離邊七百餘里斬獲虜首五顆生擒達女三口再行  
窮搜並無虜跡而回大兵通回入境等因看得松山廣袤千有餘  
里竄酋竊據三十餘年扼吭於莊涼剝虜於蘭靖左款右犯朝市  
夕蹂幸我偵探明備伐彼狡謀三月幾覆其巢七月再禡其魄於  
是約會兩河之衆大集七路之師分道出兵四面進剿穹廬如埽  
磧鹵一空伏莽之夷稽顙內附撒塘之虜俛首就擒乃復周歷山  
川窮蒐陵谷南連蘭靖東盡蘆塘北斥流沙西通泗水膏腴可耨  
要害可垣師不殫財而留屯自裕兵不血刃而版宇悉歸自是履  
畝而耕列戍而守莊涼屹爲中土甘固聯名比鄰內貽堂奧之安  
外絕門庭之患此兩河之福萬世之利也竊念國家固久之疆久  
淪腥羶致莊涼一線之路痛被荼毒茲幸恢復且嗜  
殺俘獲爲功實踰大捷奏乞准將有功官員議敘施行計處松山

善後事宜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

官踏看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

安索橋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

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東則蘆塘川應設參將一

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蘆溝口以西紅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

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蘆塘設防守一員兵馬二千名幫築舊城一座阿壩

河西則扒沙營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

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

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

得自國初汎驅番衆於三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虜松山

故自甯區即成化初虜據套雖或不無西訶然去住有時松山亦

非甌脫惟是隆萬間款市一通招致賓酋等盤窟其中莊浪從此

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處無時不遭荼毒且偽造妖書紅旗

傳播真主起於草地以搖遠邇雖屢入屢挫窺犯猶昔幸今恢復

急宜修守查得自涼之泗水以至靖之索橋橫互不過四百里許

乃舊至永安歷皋蘭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舍此四

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

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勘得自鎮番以至中衛烽堠相望迄今舊

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牆然遇沙鹵則挑壕遇崖絕則削

塹取其足以遏奔軼斯已也工俱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四

顧其志議城永泰疏 據臨鞏兵

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使荊州俊呈稱會同臨洮總兵孫仁及參將等官查看得新疆紅

水去蘭州五百餘里道路修長難於策應各官親詣踏勘應於老

虎城地里適中土脈草木俱便處建大城一座第南離蘭州尚有

三百餘里應再築鎮虜保定二小堡改將移兵屯守策援為便列

款前來該臣會同總督兵部尚書李文汶議照松疆草創紅水諸堡

極稱孤懸原議有警以蘭州參將兵馬應援謀亦周矣但紅水距

蘭州五百里而遙原隰險阻一路絕無人烟小舉猶可拒守脫

或大舉單弱豈能支持遠望蘭州官兵策應猝不能至况復奔馳

遠道軍馬疲困何能禦敵中無止宿委積之處裹糧而往設虜乘

間衝突無城堡可倚非萬全之策臣等重覆勘議多方講求咸以

老虎城建堡設將為宜迤南再築二小堡接傳烽燧使首尾相應

犄角相成衝疆可恃以無恐向議欲設副總兵者意將兼轄蘆塘

雖同在松疆乃陝西總兵所轄彼此牽制掣肘為難似當止設參

將與紅水蘆塘互為應援查得景古守備近在臨洮七十里內

總兵兼制為易此官似屬冗員應改為蘭州守備移駐鹽場堡其

景古城堡改委操守其新疆合用兵馬多寡酌量緩急摘撥并修

城築堡公署等費臣等於本地方隨便宜區處既不敢仰給太倉亦

不敢派之民間揆度人情事體僉稱便宜及照應調做工軍夫見

今幫築紅水新邊似難再舉宜候三十四年前工竣日即於三十  
五年起始修今議城堡再照地名老虎城向係虜地彼已習知其  
戀復故巢蓋未嘗一日忘也且名不雅馴宜改  
擬永泰城一新耳目永絕虜念伏乞俯納允行  
賈待問議改堡移

### 將疏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秋防再竣疆圉敕甯謹陳未盡  
切要事宜懇乞聖明俯采未議以圖次第清川事奉欽差巡

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賈待問案驗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鈔出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賈待問題據陝西按察司臨鞏兵備道副使張棟呈稱

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內蒙臣憲牌照得火真諸醜雄踞兩川自去  
歲被我兵大創落魄遠移日圖報讐蓋已懷恨二年頃乃糾衆圍

困歸德幸先事有備又四集師旅拒堵虜遂奉頭鼠竄駝息不遑  
以後疆境晏然更不聞一蠢動不可謂有清川之漸矣本部院

兩駐河州曾歷諸關徧閱形勢兼采輿論尚有三四要務亟宜講  
求以圖制馭長計仰道官吏即查起臺險隘可否以龍溝堡改建

一條城衝邊可否以黨家堡守備改移至若客餉太宿作何議處  
水利淤塞作何興復劑量調停務要適宜此外別有畫安邊禦

虜長策一併條議以憑題請施行蒙此竊照本道承乏此地每思  
川虜不宜久逸王謀日夜焦勞亦常有慨於中據愚揭呈乃蒙憲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五

檄下詢亦惓惓於此故敢披陳深惟今九邊惟陝西為多事陝西  
惟河洮更多事北有松虜寒盟以來日肆窺竊如金城以西截商  
賈搶使客向無虛月而一條城連歲渡河大舉迤東平灘堡一帶  
曾不月兩入內地殺軍損將荼毒漢番至勤聖慮西顧遣大臣經  
畧虜王始歸而遺孽罪魁猶然時肆窺犯我藩籬長彼羽翼蒙  
總督李汶題設臨洮鎮守誠危之也誠重之也本道三年於此蒙  
本部院已竣兩防面授指揮無一日一事不講求良畫共期滅此  
而後朝食也除清川善後之圖銳意進取之計俟次第另行條具  
外查得建堡移官儲餉水利四事委係目前急務不可已并本道  
別有見聞如清軍屯厚招降聯聲援多間諜勤牧養修馬廠六事  
應併酌議呈乞具題施行等因到臣惟河洮一隅番虜環牧事  
宜節經建議詳且盡矣丙申秋防臣提兵移駐河州周巡絕塞目  
擊形勢曾陳愚見如創修邊鼓番圖虜酌改將領議復將銜條  
列四事冒昧題請荷蒙皇上俯賜允行邊疆何勝慶幸至丁酉秋  
防臣復駐河州一切戰守會同督臣李汶多方戒嚴仰仗天威諸  
酋聞我有備移帳遠徙幸無虞地方安堵所有前議未盡事宜  
得於見聞之真仍行該道覆議今方詳前來再加參酌除清軍  
屯等六事皆臣可得而行者隨督該道著實舉行外如建堡移官

儲餉水利四事關係重大非臣可擅專者謹列款塵瀆睿覽萬一  
芻蕘可采伏乞勅下該部覆加查議上請行臣遵奉施行邊圉幸  
甚臣愚幸甚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陝西巡撫賈待問條議四事除酌議儲蓄興復水利聽戶  
工二部議覆外其建堡移官二款官無重設餉不費帑一轉移而  
事可立辦足稱禦夷長算委於地方有裨相應開列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本  
部署印左侍郎李汶等具題十五日奉旨依議行  
**胡忻陳礦銀之**

### 累乞免包納疏

頃閱邸報見陝西開礦御馬監太監趙欽題參西  
安府山陽縣拖欠礦金三十八兩有奇礦銀一萬

四千二百餘兩鞏昌府秦州拖欠礦金三百六十五兩礦銀一萬  
二千二百餘兩業已奉有嚴旨勒限追完彙進矣夫山陽西山下  
邑物力凋劫臣姑勿論秦人也請言秦包礦之苦秦州僻在山  
陝地瘠民貧銀礦雖有數處砂脈微細迺金礦則絕無也往年該  
監奉命開採至於秦彼時撫臣駐節隔遠道臣抱疴靜攝州官代  
庖有傳舍心地無主議之人惟憑開報懸坐銀歲幾萬兩金幾  
百兩秦地不產金顧安所得金而解之以故額數全逋礦銀雖有  
而出不及額輒令百姓包納始於村落漸及城市後又派之丁糧  
迄於今無人不包無地不包猶拖欠若斯之多也每當比追閭閻  
騷動雞犬靡甯籌楚並兼肢體殘破父母妻子不相保狼狽慘切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 四十六

之狀不忍見聞恨無為我皇上言之者夫有司之比追急於星火  
今將更急之百姓之愁苦甚於焚溺今將又甚之民不堪命不逃  
則死耳孰為我皇上辦納完進礦課哉蓋法行於力之所可勉而  
勢難強於地之所本無秦地糧一萬七千零耳逃絕拋荒每完不  
及分數管糧官罰俸住俸無歲無之今又使之包礦包稅是責贏  
夫以責育之任也銀猶家戶所時有者鬻妻子賣田宅可以湊辦  
地不產金而責之包金是索石田以膏腴之穫也且有髓則骨可  
敲髓枯敲之何益有肉則心可剝肉盡剝之何益臣願我皇上念  
此一方民勅行撫按查核山陽縣秦州諸礦銀之多寡金之有無  
量加豁免庶礦額可完民困可蘇地方幸甚夫天下苦礦久矣臣  
不敢請而獨請此兩州縣即兩州縣之礦臣不敢望而惟望  
少蠲不能包之金銀誠知聖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不敢漫為激  
聒也惟聖  
**災異請罷礦稅逮繫疏**  
題為天心仁愛必不可違仰乞聖明清覽  
慈垂察焉  
累牘亟行實政以保萬世治安事臣惟我皇上失政之大者無如  
礦稅逮繫等事豺狼橫於閭閻而民心愁怨衿紳淹於囹圄而士  
氣鬱結乖戾干和災祲頻見迺今歲則又甚矣日食正陽廟享之  
朔未已也而雷火擊焚長陵樓碑矣毛蟲殘食陵麓松柏矣山水  
衝毀神道橋梁樹株矣靈雨漂壞官廬舍殺人傷稼矣種種恠  
異駭目驚心皇矣上帝所為仁愛我皇上者至矣盡矣我皇上仰

體天心誓修實政諸臣亦體皇上之心各疏實政以聞大都以罷  
宜轉圜從之胡爲乎久不報也豈以天變尚可忽而人言爲無當  
耶抑精神有所分注而章疏未暇檢閱耶漢儒董仲舒之言曰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夫當警懼時易爲力耳至於  
傷敗而圖之不已晚乎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礦稅之當亟  
罷也逮繫之當亟釋也輔臣言之部寺臺省諸臣言之或合疏或  
獨疏奚啻三之二皇上猶執迷不反夫言之諄諄聽之藐藐迨勢  
窮事急而曰悔不用廷臣之言嗟何及矣九閭萬里我皇上又經  
年靜攝羣臣未由一覩天顏所賴以抒情愫而申款悃者僅此章  
疏迺復厭棄而不收不幾自廢其耳目耶且君人者將昭令德以  
示子孫漢宣帝勵精之主也用宏恭石顯與趙蓋韓楊不得其死  
遂貽後世基禍之誚我皇上任羣璫之剝削逞淫威以恣睢卽我  
皇上聖神可幸無事而以傳之聖子神孫不可爲安將使萬世而  
下亦誚我皇上爲基禍之主也豈不痛哉伏望我皇上念天心之  
仁愛不可久虛羣情之忠懇不可固違檢閱累上章疏慨然罷礦  
稅釋逮繫與天下更始由是起廢臣補缺官徵召循良次第施行  
則一轉移俄頃間太和洽宇內國家億萬年靈長之慶端在是矣  
臣至愚闇見實政久稽不行恐無以答天心而愈滋禍亂不勝惶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七

惑用是曉曉上

參稅使救逮降兩縣疏

題爲稅使暱姦播惡積怨釀禍仰乞乾斷正法以安

人心以弭釁亂事臣按陝西稅監梁永目不識一丁心不通半竅  
冥冥蚩蚩尸行肉走之人耳無奈千戶樂綱以兇邪小人弄永股  
掌間而永姪呂四憑倚城社恣其饕貪於是而招納亡命窩藏盜  
賊廣布爪牙飛而食人鯨吞王嗣初等四十餘家贓累鉅萬酷刑  
拷死指揮劉應聘縣丞鄭思顏生員王守允等虐焰薰天閹割人  
子弟姦淫人婦女歷歷皆有指據崇奉僭擬乘御豪華睥睨王侯  
驕奢淫泆以鳴得意眞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者蓋梁永藉皇  
上之寵靈以爲神叢而樂綱呂四又假梁永之神叢以爲勢藉梁  
永之罪大惡極皆樂綱呂四之爲也秦人側目之日久豈忘甘心  
一逞哉迺復蔑皇上之明旨不罷關津不撤委官妄稱留鎮愈肆  
魚然以至人心驚駭攘臂羣起聲言要殺永輩使非撫臣遵聖諭  
拏治依附作惡楊遇王大義等以洩衆憤安人心永輩蓋不知死  
所矣顧尙不悔禍捏詞誑聳天聽致干聖怒擊解知縣宋時際降  
處知縣滿朝薦搖動長安哭聲載道是何等景象也嗟嗟自蔑旨  
以激民變反誣奉旨者爲抗旨可謂有心人乎夫所擊究者地方  
棍徒也而妄謂奏差番校稅銀差人護送交收無恙也而妄謂縣  
官劫奪說謊欺君罪可勝誅哉且假稱鎮守矯朝廷之寵命擅造  
兵器私養軍馬竊朝廷之威權此非細故也何可置而不問陝西

稅額十萬業已盡派民間而咸陽潼關藍田寶雞沔縣蘭州褒城  
大慶關陽平關處張羅歲獲不啻十餘萬歸於何所皇上甯忍  
以全陝之膏血供羣邪之吮剝而不一查究耶夫知縣民之父母  
也而拏之降之梁永輩民之仇讐也依然鴟張於其上臣恐民情  
大拂衆怒難犯梁永等不足惜如朝廷體統何伏望皇上少遣宋  
時際滿朝薦等之罪亟罷梁永下之理以謝秦民如不然先將樂  
網呂四扭解來京究罪正法則去其助惡者而羣憤自消  
即梁永亦可保安於無虞矣臣不任款懇企切俟命之至  
請開經

### 筵暨皇太子講學疏

明題爲講筵不可久虛儲教不可久曠仰懇聖  
虞舜聖帝不廢問察周成賢王必資師傅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如  
此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學之不  
可以已也如此祖宗開天御宇孜孜理道延訪無間朝夕羣臣胥  
承顧問迨後著爲經筵之儀常以月之二日第盛寒暑權罷耳  
未有累歲積紀罷而不舉者我皇上踐阼初年銳精學問經筵而  
外有日講又有午講工夫何綿密也既以靜攝深居大內希復出  
見羣臣帷幄徒設講讀罕進蓋十數年於此矣啟沃之道疏聞見  
之益寡龍德有悔袞職多闕則職此之由夫宦官宮妾之狎暱孰  
與賢士大夫之晉接可以爽我精神聲色貨利之湛樂孰與經史  
圖書之玩繹可以清我志氣臣願陛下之幡然省悟也臣等又惟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六

藝文志 奏疏上

四十八

皇太子四海所屬百姓之望春秋正富志業當成固宜日親宮僚  
承弼引翼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迺今閉閣  
不出者亦三年所夫務學者將寸陰是惜何三年耶昔我太祖謂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  
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  
之責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  
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  
下生靈皆受其殃又嘗諭宮臣曰汝知商彝周鼎之爲重器乎太  
子者天下之重器也人有彝鼎尚知寶之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  
不寶愛之乎寶愛之必得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處使其熟  
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以成德若委之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  
途而不寶愛之矣大哉皇言其委重太子而教以成愛也如此我  
皇上之視皇太子夫豈後於太祖奈何不念所係之重而汲汲爲  
正身修德之圖耶我皇上之寶愛皇太子又豈後於彝鼎奈何不  
令端人正士朝夕與處使之熟聞善言耶賈誼之論教太子也曰  
選左右蚤教諭最急皇太子睿齡已逾弱冠卽教諭不可言蚤而  
閉閣不出雖有孝弟博聞道術之士安所關其忠縱皇太子天資  
聰明無損令德我皇上之自爲國本計當不若是之疏矣夫漆室  
出婦人女子下哉時當暑收火流秋氣漸爽正經筵當舉之忱顧敢

乞亟勅禮部宏開講筵翠華儼然泣止再乞申命皇太子講學親  
儒明習國家事以爲承藉之基甯獨皇太子卽諸王他年各有藩  
屏之寄均當督之問學修度明禮庶稱磐石宗乎允若茲則作  
述濟美穆皇咸宜久安長治端必賴之臣不任悚息企望之至